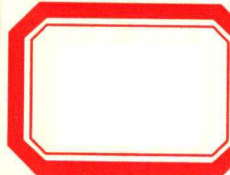


读碑

李叙彬 著

焦山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实碑

李叙彬 著

焦山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镇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碑焦山/李叙彬著. —镇江: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684-0114-2

I. ①读… II. ①李… III. ①碑林—介绍—镇江市
IV. ①K87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2584 号

读碑焦山

Du Bei Jiaoshan

著 者/李叙彬

责任编辑/常 钰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 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传真)

网 址/http://press. ujs. edu. cn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句容市排印厂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718 mm×1 000 mm 1/16

印 张/11.5

字 数/138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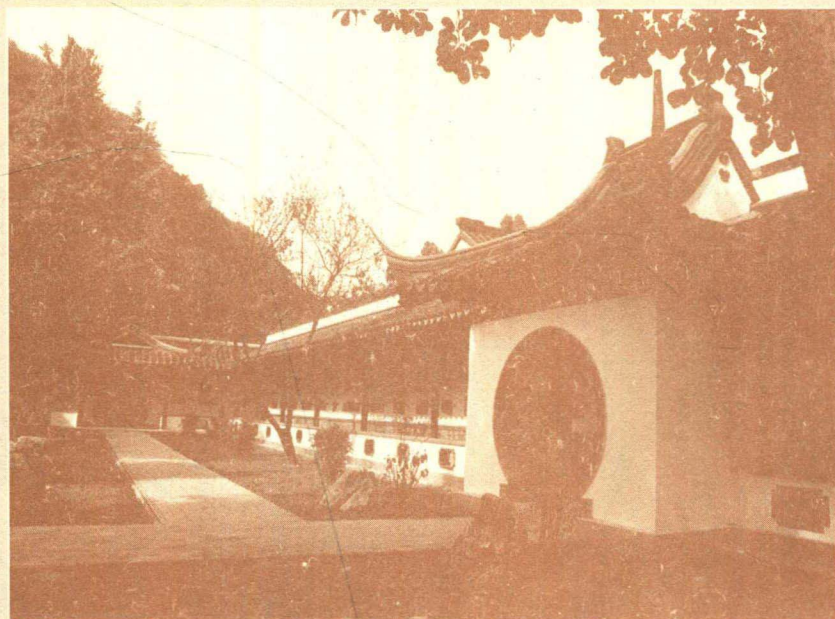
书 号/ISBN 978-7-5684-0114-2

定 价/3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焦山碑林大门



碑林二院

有情与无声

(代序)

王玉国

2015年元旦,李叙彬先生来我办公室小坐,带来了《读碑焦山》书稿,这是他近几年来研究焦山碑刻的随笔,计四十多篇,约十万多字,涉及焦山碑刻博物馆的主要碑刻。他告诉我,有时一方碑刻就是一个历史事件,一段精彩的故事,一个鲜活的人物,一种文化现象,每一方碑刻都会给人们不同的历史感受和人生启迪。

叙彬兄对碑刻的有情,缘自组织上的一次人事安排。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焦山碑刻博物馆筹建工作接近尾声时,组织上曾准备任命李叙彬为该馆的首任馆长,并已与他本人见面谈话,只等任命书下达即可赴任,后因故未能到职。虽然与焦山碑刻博物馆失之交臂,但因此事,叙彬兄与该馆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对焦山碑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他经常翻阅史料,深入研究,以求得到更多的知识和乐趣。

叙彬兄是一位老文化人,自走出校门踏进社会起,他一直在文化系统工作,先后担任过镇江市文化局(现文广新局)文化市场管理处、新闻出版处、艺术处处长等职,为我市的文化市场管理、新闻出版

管理、艺术创作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他退休之后,爱好藏书,手不释卷,笔耕不辍,撰写发表了一些散文及音乐、美术、戏剧等方面的艺术评论。他创作的几部音乐剧剧本和撰写的长篇戏剧论文获得了国家级奖项,2014年他还当选为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的理事。

叙彬兄并非文博专业出身,他的本专业是音乐,是小提琴演奏。但他潜心文史研究,解读无声的碑文,这真是一件令人敬佩且功德无量的事。焦山碑刻博物馆建馆二十多年来,能解读这么多碑刻的人确实不多见。今天,我们需要的就是有更多的人对镇江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开展深入发掘和研究,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读碑焦山》是一本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佳作,既有对碑刻的全面介绍,也有深入的研究,并有最新的成果。它是青年学生、广大游客、文史爱好者了解焦山碑刻博物馆主要碑刻内涵的重要途径。

叙彬兄约请我为《读碑焦山》作序,我不能胜任,但以下三点理由让我难以推辞:一是我与叙彬兄是共事近三十年的老朋友,他嘱我的事,我一般都要从命;二是他这种有情与无声(有情是指叙彬兄与焦山碑刻博物馆深有感情,无声是指叙彬兄甘于寂寞、潜心解读无声的碑文)的精神让我这位长期从事文博工作的人十分感动;三是他是江苏省收藏家协会镇江分会和镇江市《三国演义》学会的会员,我作为两会的会长为该书的撰写与面世感到很自豪。

是为序。

(作者系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副会长、原镇江市文化局副局长、文博研究员)

我与名山有旧盟

(自序)

焦山摩崖上有一方清《赵舒翹赠越尘诗》的石刻,全诗如下:“我与名山有旧盟,高僧相遇恰同庚。逃禅便觉风尘远,住世须将宇宙擎。江寺懒寻铭瘞鹤,海隅愤指浪翻鲸。彼苍未许林泉福,解缆匆匆负此行。”借用“我与名山有旧盟”这句诗,说一说我与焦山碑刻博物馆的一段缘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市政府决定将焦山的“宝墨轩”扩建为碑刻博物馆,隶属市文化局。经过近一年的紧张筹备和精心修缮,原来陈旧的陈列室焕然一新,庭院环境大为改观。在准备正式开馆前夕,局党委开始物色碑刻博物馆馆长的人选,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局党委将目光对上了我,其时我在局机关工作已近五年,刚过不惑之年。局主要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能服从局党委的安排,去焦山碑刻博物馆担任首任馆长。服从组织安排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基本的政治素养,尽管我不会书法,尽管我不懂碑刻。

但事情的发展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又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我没有等到文化局的一纸任命,而是留在局机关负责新增设的文化市场和新闻出版的管理工作,我与焦

山碑刻博物馆馆长一职失之交臂。

不过,自此我与焦山碑刻博物馆有了一种情感上的联系,作为一个门外汉,我渐渐对碑刻感起兴趣来,凡有上级领导、兄弟城市的同行,以及后来我任艺术处处长期间,省内外知名的剧作家、音乐家、导演等艺术家来镇江,我都要带他们去焦山碑刻博物馆转一转,似懂非懂地讲上几句。直至退休后,我还会带着我的家人,甚至独自一人来到碑刻博物馆看看。研究吗?当然不是,我这点儿水平在专家面前岂不是班门弄斧?静心一想,终于明白自己所想所思,感受那种特有的文化氛围,感受那种历史的沧桑,寻找前人的足迹,感悟人生的成败得失,这才是我心灵深处挥之不去的诉求。

于是我来了,我一次又一次地走进碑刻博物馆,穿越时光的隧道,在亦真亦幻中,我仿佛看见悲感葬鹤的陶弘景,仿佛看见颌首不语的江淹,仿佛看见峨冠博袍的魏法师,仿佛看见孤独远行的李德裕,仿佛看见凛然正气的颜真卿,仿佛看见傲骨凌霜的苏东坡,仿佛看见成竹在胸的文同,仿佛看见拜石为兄的米芾,仿佛看见踏雪观碑的陆游,仿佛看见双目远眺的赵孟頫,仿佛看见心忧苍生的杨继盛,仿佛看见学识博雅的杨一清,仿佛看见才华横溢的文徵明,仿佛看见君临天下的乾隆帝,仿佛看见华贵雍和的成亲王,仿佛看见淡出仕途的王文治,仿佛看见励精图治的陶澍,仿佛看见三辞官爵的彭玉麟,仿佛看见躁动不安的阮大铖,仿佛看见目光游离的郑孝胥,仿佛看见解甲归田的吴佩孚,仿佛看见神情忧郁的戴传贤,仿佛看见奔走呼号的大律师吴迈……

望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我努力寻觅他们遗留的历史碎片和依稀可辨的足迹,我豁然明白,读懂他们就能读懂历史,读懂历史方能感知未来。

目
录

- 001 有情与无声(代序)
- 003 我与名山有旧盟(自序)
- 001 说不尽的《瘞鹤铭》
- 006 一个被皇权借用的宗教
- 010 我意在此不在彼
- 014 华丽雍容 劲雅挺秀
- 017 功名皆一戏 未觉负平生
- 021 大笑前人身后名
- 025 《兰亭序》的两个版本
- 029 高山仰止
- 033 历史的背影

- 037 苏东坡的画像
- 041 浪迹宦游 品味人生
- 046 文人的风节
- 049 江郎才尽为哪般
- 053 东临碣石有遗篇
- 057 最短的散文
- 060 三南居士
- 064 江南才子的最后一笔
- 067 才华横溢与百世骂名
- 070 却归来 念弥陀
- 074 一位超度自己的人
- 078 见性成佛
- 081 唯余笔砚情犹在

085	有小技而无大节
088	双面人生
092	人书俱老
095	宗教争分背后的政治较量
098	鹤鸣九皋
101	字如其人
105	自成一家始逼真
108	天圆地方
111	浓缩的人生
114	勿忘国耻
118	赤子之心
122	呐喊
126	启蒙教材 书法范本

- 132 明代言官的话语权
- 136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 140 忽忆焦山擅名胜
- 144 共渡慈航
- 147 救人于濒危之中
- 151 托物言志 借石明心
- 155 如是我闻 降伏其心
- 159 一腔心事托梅花
- 162 淡出仕途的翰林
- 166 无处不在的大慈大悲
- 169 后记

说不尽的
《瘞鹤铭》

焦山碑林的所有石刻中,《瘞鹤铭》称得上第一名碑,闻名遐迩,世人皆知,为中外历代文人所赞叹,享有“大字之祖”“书家冠冕”的盛誉。

《瘞鹤铭》是南朝时期一篇哀悼家鹤的书法作品,铭文内容并不足道,但其书法绝妙,诚然可贵。大约在南朝梁天监十三年(514年),有人将其镌刻在焦山后山的岩石上,供人观赏。

到了唐代后期,历尽风雨侵蚀的《瘞鹤铭》终因雷击石崩而坠入江中。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8年)至南宋淳熙年间(1174—1190年)的百年间,《瘞鹤铭》的残石不时露出水面,文人墨客纷纷前来观赏、摹拓,这就是所谓的“水拓本”。南宋大诗人陆游就是在这个时期与友人去焦山踏雪寻访《瘞鹤铭》,并留下题名真迹。

又过了若干年,有人将《瘞鹤铭》的残碑从江中捞起,仍竖立在原处。不意到了明洪武年间(1368—1399年),其碑再次坠入江中,直至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由镇江知府陈鹏年募工再度从江中捞出,黏合为一,移置焦山观音庵,并书《重立瘞鹤铭碑记》。

1961年重建宝墨轩时将其移入碑林后院,黏合嵌于壁间,外建歇山顶半亭保护。

2003年,焦山碑林扩建,政府拨款专门建一殿宇,专题陈列《瘞鹤铭》的残石和相关的图片资料。



瘞鹤铭厅外景



瘞鹤铭厅内景

《瘞鹤铭》全文原有 178 字，现只剩 93 字，内中不全者 11 字。全文如下：

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夺余仙鹤之遽也。乃裹以玄黄之中，藏乎兹山之下，仙家无隐晦之志，我等故立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相此胎禽，浮丘之真，山阴降迹，华表留声。西竹法理，辛丹岁辰。真唯仿佛，事亦微冥。鸣语解化，仙鹤去莘，左取曹国，右割荆门，后荡洪流，前固重局，余欲无言，尔也何明？宜直示之，惟将进宁，爰集真侣，瘞尔作铭。宜直示之，惟将进宁。丹阳仙尉，江阴真宰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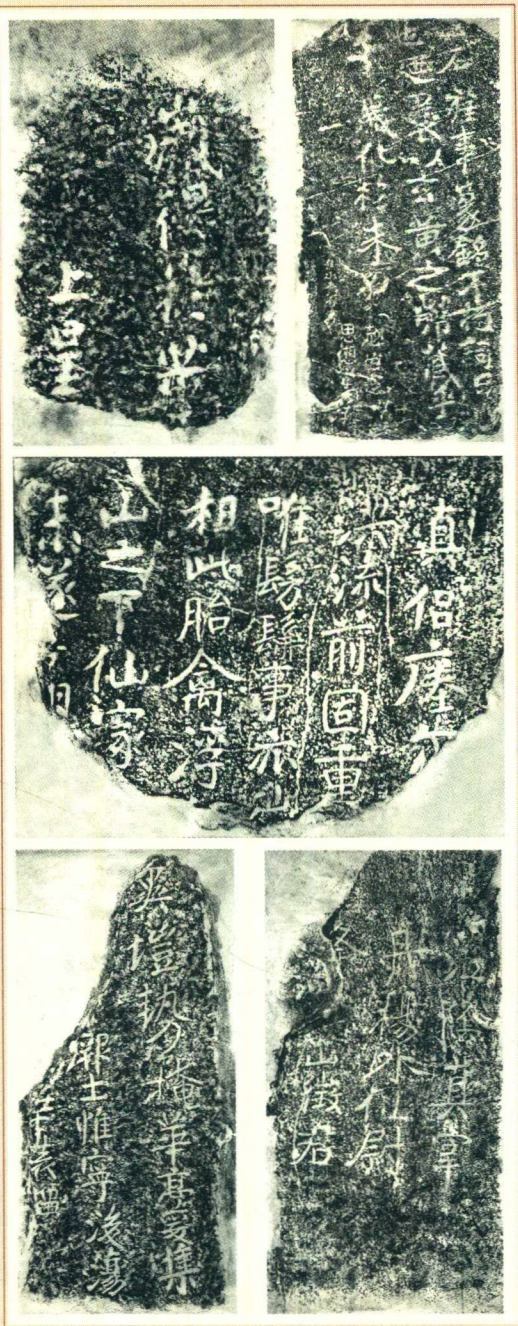
《瘞鹤铭》署名“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正书”。此铭究竟是何人所书，历来就有争议。

宋代黄长睿考证它为梁代陶弘景所书，其理由是陶弘景隶书、行书均佳，而其它他已解官归隐道教圣地——镇江茅山华阳洞，故认为此《瘞鹤铭》应属于他的墨迹。附和此说者为最多。

还有一说，《瘞鹤铭》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所书，因为他生平极爱养鹅，通过观察鹅的优雅体态来体会书法的运笔。以此推理，王羲之观赏鹅的优美舞姿来丰富他的书法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再加之乾隆皇帝当年登焦山观《瘞鹤铭》时，说了一句“非晋人不能”，皇帝爷的话可是“金口玉言”，于是《瘞鹤铭》是王羲之的作品就似乎成了定论。

当然，还有人认为《瘞鹤铭》是唐代王瓚、顾况的作品，但均无确凿证据，仅凭个人感觉推论而已。

《瘞鹤铭》的书法代表了南朝楷书的风格，历来对其评价甚高，是探讨南朝书法的一件重要作品。其拓本及字帖久传国际，名震海内外，是研究书法艺术之代表。它既是成熟的楷书，又可从中领会楷书发展过程中之



六朝《瘞鶴銘》石刻殘片

篆、隶笔势的遗踪,是中国书法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对它的时代、作者、思想艺术性等方面的研究、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过。同样,对《瘞鹤铭》残石的打捞也成为萦绕在学术界的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

1997年,镇江博物馆和焦山碑刻博物馆联合对《瘞鹤铭》残石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考古、打捞,发现了疑似“欠”和“無”二字的残石,但因残缺不全而无法定论。

2008年6月,镇江市举办了“探秘《瘞鹤铭》大型文化行动”,残石打捞考古再次启动,此次打捞工程主要由镇江水利局水投公司、省交通工程公司实施。焦山碑刻博物馆、镇江博物馆联合考古队全程介入,对打捞出水的千余块石头进行一一筛选,有三块残石上面有疑似“鹤”“化”“之遽”等残字,初步考证与《瘞鹤铭》刻石有关。

2010年5月,交通运输部上海救捞局派出“勇士号”大型浮吊船前来焦山水域,在对疑似刻有《瘞鹤铭》的巨石进行部分爆破减负后,将四块巨石打捞出水,搁置于焦山的西麓。我专程去看过,但终究不得要领。

谁是《瘞鹤铭》的真正书者,何时才能将《瘞鹤铭》的残石找全,这可能是文化人永远探索、追寻的目标,这个目标可能永远无法达到,也正因为如此,文化人对《瘞鹤铭》的研究、探索将是永远的。